

收稿日期:2024-05-10

## 音乐认同视角下 凤阳花鼓传承人的身份认同及传承研究

陈丽萍

(滁州学院 音乐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定及对自我所属群体的认同,其包含了个体的自我认知、情感体验,经历了个体认同到集体认同的过程。凤阳花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也经历了从迷茫到肯定的流变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凤阳花鼓传承的历史进程。应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构建文化认同意识,探究传承模式,加大不同文化空间的传播力度,促进凤阳花鼓在新时代的发展。

**关键词:**凤阳花鼓;身份认同;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J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6-0119-06

**作者简介:**陈丽萍(1978—),女,江苏如皋人,滁州学院音乐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音乐理论和声乐表演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6.084

凤阳花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安徽滁州地区优秀且宝贵的艺术财富。凤阳花鼓的璀璨和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的传承者、文化研究者甚至消费者,都在保护和传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很多传统文化由于没有很好地跟上时代快速发展的脚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因而逐渐削弱甚至是消失,这种现象是令人惋惜的。凤阳花鼓要想在现代文化的快速发展中坚持下来,就必须重视其传承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

有关凤阳花鼓保护和传承的史料文献已有不少,必须要提及的是夏玉润主编的《凤阳花鼓全书》,全书包含了史论卷、文献卷、文集卷、词曲卷、音像卷,从各个方位对凤阳花鼓展开了具体的论证。另外,也有相关论文对凤阳花鼓的传承和保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如周熙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凤阳花鼓保护对策研究》一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出发提出,采取分类分级别保护的对策<sup>[1]</sup>;谢慧敏的《新媒体背景下凤阳花鼓的传承研究》则从新媒体背景出发,对凤阳花鼓的传承提出了依托新媒体传播平台的较为新颖的传承理念<sup>[2]</sup>;杨尚翡的《产业融合视角下凤阳花鼓文化旅游产业模式研究》则是从文化产业融合的视角来分析凤阳花鼓的新传播途径<sup>[3]</sup>。

然而,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还尚未有从凤阳花鼓传承人的身份认同这一视角展开分析的论文。凤阳花鼓传承人的身份最初只是花鼓艺人,社会层面对他们的身份不认可。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对各类文化遗产、民间艺人给予重视和保护,凤阳花鼓艺人们的身份和待遇也逐步地得到提高。凤阳花鼓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对凤阳花鼓的保护和传承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肯定,这也使凤阳花鼓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凤阳花鼓传承人的身份认同,既包含了个体性,又包含了社会性。笔者试图从这一视角寻找和探究出新的传承模式和途径。在现有的情况下,提升凤阳花鼓的热度和知名度,让它被更多人认识、熟知和记住,进而激发更多的年轻人主动守护它、弘扬它,是重中之重。

滁州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历来重视对自身文化财产的保护和传承,而凤阳花鼓是滁州传统文化中鲜活的文化资源,其中凤阳花鼓传承人是滁州传统文化的“活”的载体。从身份和文化观念上真正认同凤阳花鼓,维护和发展好现有的传承人体系,是延续凤阳花鼓艺术生命的根本。

## 一、凤阳花鼓传承人的身份认同与历史变迁

20世纪60年代,“音乐能够有效地建构社会认同”这一观念逐渐形成<sup>[4]</sup>。美国音乐人类学家艾伦·帕·梅里亚姆指出,原始的声音(音乐)中都蕴含了特定的社会与人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本身并不会进行自我表达,需要通过音乐这一特定的艺术形式,以人为载体去表现出来。因此这种观念为其中的人或人群所拥有,他们的音乐观念决定着音乐的形式及价值观,要知道,观念本身无法产生音乐,只有转化为各种不同的行为,才有可能继而转化成特定的文化认可下的音乐形式<sup>[5]34</sup>。这里强调“人”的认同,这一认同中又包含着其他的子认同,即身份、思想观念、文化等认同。凤阳花鼓作为一门由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而成的艺术门类,同样也是建立在人这个特殊载体上的,需要通过人的行为来表现。要想真正地保护和传承凤阳花鼓,就得从本质上了解它。

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人的身份总是处在不停变化过程中,而处在不同视角、环境和社会背景下,人的角色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身份的认同包含了主体对自我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以及从个体的认同再到集体认同的一个转变过程。凤阳花鼓传承人的身份认同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变:身份认同迷茫期、身份认同肯定期、从个人认同到族群集体认同期。凤阳花鼓传承人们在凤阳花鼓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起到了作用,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反映了国家、社会、集体对凤阳花鼓传承活动的一个历史流变。

### (一)身份认同迷茫期——凤阳花鼓艺人

凤阳花鼓艺人是凤阳花鼓这一艺术形式存在的活的载体,因此民间艺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被人认同显得尤为重要。有关凤阳花鼓起源的几种学说中,较为可信的是秧歌说。明朝万历年间曾惟诚纂修的《帝乡纪略》中曾这样描述:泗州……插秧之时,远乡男女,击鼓互歌,颇为混俗。泗州因是朱元璋的故乡而被称为帝乡,其当时属于凤阳府,文中记载了古代劳动人民在插秧季节,有一种男女互相击鼓对唱的习俗,这实际上是产生于插秧劳动中的歌曲形式,可作为凤阳花鼓最早的起源。凤阳花鼓是集歌唱、舞蹈、曲艺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综合型艺术表演形式。它会随历史时期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最初的打着花鼓唱秧歌,逐渐吸纳了当地的其他舞蹈元素,再到后来转变为加入说唱故事的曲艺形式。可以说,凤阳花鼓一直处于多种表演形式并存的模式,哪怕是在曲艺演出非常盛行的清乾隆年间,宫廷里有着包含了四锣四鼓的花鼓演出,民间则依然以“唱门头”的形式在演出着。这几种表演方式同时以各自视角、各自演出群体相互交融的形式存在着,这种多种表演形式并存的特点,也恰恰体现了凤阳花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活特性,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凤阳花鼓艺人而言,演出只是他们谋生的一个手段,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是迷茫的,缺少对自我的认知和肯定。这一时期,对身份的认同可能还是模糊的,而情感的体验则主要来自于通过花鼓演出收获报酬带来的情感喜悦,以

及在舞台上演出时观众给予的情感反馈。如凤阳花鼓国家级传承人孙凤城,4岁起就跟随母亲学打花鼓。孙家几代人都以花鼓演出为生,作为凤阳花鼓艺人,他们对自我的个体认知,主要集中在凤阳花鼓是家族得以发展延续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们的情感需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需要,凤阳花鼓逐渐转化为用旧时的花鼓调唱新社会的欢乐歌,孙凤城少年时凤阳花鼓的表演内容多为歌颂新生活的新调。这一时期的个体认同有别于早先时期的花鼓艺人,逐渐地转化为个体情感体验的社会认同感和满足感。1971年孙凤城进入凤阳县文工团,专业从事凤阳花鼓演出,她专门向凤阳花鼓老艺人邵新兰、彭文彩等人请教,学习了大量传统剧目,而且专门走访学习了花鼓灯、卫调花鼓戏这两项姊妹花鼓艺术,并将这两种艺术形式有机地结合到凤阳花鼓表演中,排练出《花鼓新声》《欢送大姐上北京》《姑嫂二人对唱》等优秀剧目,参加国家级、省级演出,屡获大奖。这一时期的孙凤城作为凤阳花鼓艺人收获了社会威望和认可,当时的很多单位都邀请她去编排凤阳花鼓剧目,进而促使着她更积极地投入到凤阳花鼓的传承活动中。但是在早期的凤阳花鼓传承活动中,孙凤城的个人价值和传承意义还没有得到更高层面的肯定和认知,身份认同仍处于初级阶段。

## (二)身份认同肯定期——凤阳花鼓传承人的认定

2006年凤阳花鼓被认定为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作为曲艺类型被认定的。这是关于凤阳花鼓的官方的权威的身份认证。凤阳花鼓艺人是凤阳花鼓活的载体,如果相关的研究工作者和职能部门将这些凤阳花鼓艺人只看作是普通工作者,那么凤阳花鼓的保护、研究和后续的传承工作就会受到很大阻碍。

因而,对凤阳花鼓传承人的身份认同,是凤阳花鼓艺术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的关键。凤阳花鼓的完美演绎离不开它的表演者。凤阳花鼓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就是传道,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教的过程。民间艺人及各级非遗传承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表演要领、经典曲目原原本本地教下去、传下去。关于传承人,祁庆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中对此作出了界定,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sup>[6]</sup>。目前凤阳花鼓有一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多名省级和市县级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就是凤阳花鼓传承的重要纽带,是凤阳花鼓这棵艺术之树能够枝繁叶茂的根本。这个教的过程,同时也是守正的过程。正是有了对传承人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凤阳花鼓文化价值的肯定,才使凤阳花鼓在非遗传道路上走下去。2019年11月开始执行的《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管理办法》中的第四条明确指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管理应当立足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注重社区和群体的认同感<sup>[7]</sup>。正如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所提出的:每当国家各级非遗管理机构认定一位非遗传承人,其实已经为他(她)赋了某种代表国家、民族、族群或文化区域的文化身份,并且通过他(她)们所从事的非遗传活动和文化行为,开始了一场(一轮)新的文化建构与身份认同过程<sup>[8]</sup>。因而,孙凤城作为凤阳花鼓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在个人的自我认知中因为被国家层面认可和肯定而获得极大的荣誉感和幸福感。被认定为国家级传承人之后,孙凤城参加了一系列社会活动,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都获得极大的提高,自2006年、2011年、2017年起,孙凤城相继担任了滁州科技学院、滁州学院和滁州市城市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以及花鼓艺术团的艺术总监,定期去这几所高校教授课程、开设讲座,指导舞蹈节目编排。同时她也作为城市名片和对外交流的“代言人”,参与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推广和表演活动、2018年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培训班的讲话和

表演工作、2018年全国曲艺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演出活动,同时,接收了2018年在安徽省非遗保护中心的数字化跟踪采录中接受采访,讲述凤阳花鼓的文化历史等。由此可见,传承人的身份认定是凤阳花鼓艺人身份认可的合法化,使得花鼓艺人从普通艺人成功转换为法定传承人。

### (三)身份认同发展期——从个人认同到族群集体认同

凤阳花鼓的传承人应该还包括凤阳花鼓的保护者和研究者,这个群体中有一部分是相关音乐艺术专业的从业者,一部分是传承工作的志愿者,他们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或者说政府认定层面上的传承人,但不可否认,他们同样也是凤阳花鼓艺术的有力接力者和传承者,不该被忘记或否定。他们从事凤阳花鼓传承和保护工作,如果认同自我身份,社会也肯定他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凤阳花鼓作为非遗工作就能够在更多的领域里得到研究、在专业的渠道里被认识、被传播,促使更多人自发地保护和传承凤阳花鼓。凤阳花鼓的身份认同从个人自我认知最终转化为族群社会间的集体认知,是凤阳花鼓作为非遗艺术这一艺术形式的能够持续性向前迈进,并且延续传承的重要一环。

## 二、凤阳花鼓身份认同的传与承

### (一)凤阳花鼓身份认同的“传”

对凤阳花鼓传承人有了身份的认同之后,接下来就是对文化的认同。凤阳花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份前人辛苦保存并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要予以充分的尊重与肯定,因为它是鲜活的,是有温度和生命力的,同时又是传统的,也是原生态的,更是与人的情感相关联的。而现代人要去研究它、保护它,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奠定了凤阳花鼓的本真性和原生态,才能在后续中做好保护和传承。任何艺术遗产的传承都应分为传和承两部分。传,首要的就是传递,传递的不仅有表演形式、表演曲目,更有价值观和文化观念。非物质文化的“非物质性”包含了知识技能、技巧、文化空间等,尽管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隶属于精神层面的,但是让它们完全脱离物质的属性是不大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是天然就有的,都是与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如何能在后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既保留遗产的本真性,又做到在不破坏本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呢?随着文化观念的被认同和凤阳花鼓文化价值的被肯定,在各传承人、各类学者、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的不断的传承和建构的过程中,凤阳花鼓的非遗保护传承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和成果。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健全和日趋完善的体系,在这样的保护体系中,凤阳花鼓逐步发展并形成了自身的传承保护机制。在凤阳花鼓的传承活动中,“传”的工作近几年进展得比较顺利,开展的活动也比较丰富,能否真正实现传承的目的和价值,取决于“承”的效果。

### (二)凤阳花鼓身份认同的“承”

承既为承袭,也为继承。继承的不仅是凤阳花鼓这一传统文化活动,更应该是其中的文化价值和观念。但承袭者或者学习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真正能够长期学习并且能够将之作为事业的,却是少之又少。滁州的多所高校成立了凤阳花鼓艺术团,非遗进校园之类的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阶段性学习与打卡性学习,似乎是目前凤阳花鼓作为非遗艺术被传播的途径。究其根本,还是文化观念的局限性、传播方式的片面性、传播途径的狭小性等原因,制约了凤阳花鼓的传承和发展,使得凤阳花鼓的“传”和“承”的矛盾凸显。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凤阳花鼓传

承的意义,积极调动起广大承袭者学习的积极性,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这个自觉是对凤阳花鼓文化价值的再认知和文化观念认同的重新建构,最终才能使凤阳花鼓能够在社会中被大众认识、熟知并自发保护。

### (三)不同文化空间的文化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曾经被解读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是民间在相对固定时期里、定期反复举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sup>[9]</sup>,这种解读显然是片面的。凤阳花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所面对的是更大的活动空间和传播平台,所要承载的也是更高层面的文化传播。对凤阳花鼓的保护和传承仅依赖于政府、传承人之间的传承活动还远远不够,应扩大凤阳花鼓传承活动所对应的文化空间。具体表现为:其一,凤阳花鼓的传承文化空间,主要承载的是各类型的凤阳花鼓的传习活动,进行常规意义上的自然传承活动,如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其二,凤阳花鼓的生产文化空间,简单来说就是将非遗文化有效地资源化,从而产生新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进而再促进凤阳花鼓的发展,生产空间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将成为凤阳花鼓传承活动的有力助推;其三,凤阳花鼓的表演文化空间,强调以文化交流为契机,加大宣传、展演,从而实现凤阳花鼓表演者的文化自豪感和责任感。这几种文化空间常会出现交织现象,它们的共性在于,都是在保护非遗的前提下,构建有利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实践活动空间。

推动文化认同有以下几个具体途径。首先,打好乡村振兴这张牌。凤阳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周边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化独特,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年轻群体在凤阳花鼓非遗传承中缺少动力,特别是很多在外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保护意识还有待增强。只有通过政府和相关企业共同致力于旅游发展,提高工作待遇,并将凤阳花鼓的文化价值与主流文化相融合,才能提升外出年轻劳动力的“回流”意识,增强其文化认同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参与到凤阳花鼓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从而壮大和巩固凤阳花鼓的传承队伍。其次,在凤阳花鼓的保护意识上,在传承的基础上激发群众学习热情。身份的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前提,只有群体对精神层面的身份产生认同才能更好地打造文化品牌、提升文化价值。只有贴近了群众,让更多的群众通过参与到凤阳花鼓保护工作的培训学习中,才能切身感受到凤阳花鼓的非遗生命力。再次,要强调凤阳花鼓的文化价值,研发与凤阳花鼓相关的文化衍生产品。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时下流行的方式推出新形态的非遗传承模式。可以结合凤阳花鼓的整体形态和实用性,研发出既有历史性和知识性又兼备艺术性和趣味性的文创产品,切实提高凤阳花鼓的知名度。借助新媒体的东风,逐步实现其文化认同。最后,应该建立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传承人和高校凤阳花鼓艺术团加强联动和艺术创新,打造出能坚守非遗艺术并且拥有过硬演艺能力的演出队伍,创作出有新意、有底蕴、有价值的凤阳花鼓艺术作品。凤阳花鼓传承人要牢牢构建文化认同意识,同时加大不同文化空间的传播力度,让文化认同在这些艺术实践中得以真正落实。

凤阳花鼓是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保护凤阳花鼓,更要传承凤阳花鼓。想要让传承之力生生不息,就要不断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化的表达形式。对凤阳花鼓的传承,首要认同身份,然后认同文化价值,既要坚守传统技艺,更要在传承中加强创新,在创新中融入生活,用非遗助推花鼓文化交流,打造花鼓文化新输出。

### 参考文献

- [1] 周熙婷.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凤阳花鼓保护对策研究[J]. 蚌埠学院学报, 2019, 8(3): 111-115.

- [2] 谢慧敏. 新媒体背景下凤阳花鼓的传承研究[J]. 滁州学院学报, 2022, 22(4): 1-4.
- [3] 杨尚翡. 产业融合视角下凤阳花鼓文化旅游产业模式研究[J]. 铜陵学院学报, 2019, 18(1): 22-24.
- [4] 魏琳琳, 杨泽幸. 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专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音乐与表演, 2021(1): 36-44.
- [5] 梅里亚姆. 音乐人类学[M]. 穆谦, 译.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0.
- [6] 祁庆富.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 西北民族研究, 2006(3): 114-123.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管理暂行办法[EB/OL]. [2023-12-20].  
[http://zwgk.mct.gov.cn/zfxxgkml/zcfg/bmgz/202012/t20201214\\_919516.html](http://zwgk.mct.gov.cn/zfxxgkml/zcfg/bmgz/202012/t20201214_919516.html).
- [8] 杨民康. “非遗传承”、文化建构与身份认同[J]. 中国音乐, 2021(6): 15-25.
- [9] 刘锡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 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165.

## Study on the Inheritors' Identity and Inheritance of Fengyang Flower Drum

CHEN Liping

(School of Music,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Anhui, 239000, China)

**Abstract:** Identity is an individual's confirmation of one's self-identity and the group which one belongs to. It includes individual self-cogni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a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individual identity to collective identity. Fengyang Flower Drum i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inheritor's identity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being bewildered to confirmation, as part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heritage.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explore the mode of inheritance, promot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ritag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Fengyang Flower Drum; identity;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责任编辑:王建霞〕